

刘震云 著

《吃瓜时代的儿女们》(节选)

彩虹河上的彩虹三桥被炸塌时，杨开拓正在村里参加他外甥的婚礼。杨开拓是本县人，在县里便有许多亲戚朋友；但这些亲戚朋友的婚丧嫁娶，杨开拓一概不参加。不参加不是不近人情，而是这些人无法招惹。杨开拓是该县公路局局长，负责该县的公路和桥梁建设；这些亲戚朋友，便认为这些公路和桥梁，是杨开拓家的；自己家养的大肥猪，自家人不吃这肉，难道让不相干的人抢去不成？一见面，就跟他要工程干。杨开拓也不是没照顾过亲友，五年前，从××村到××村，欲铺一条柏油小路，三里路，造价五十万；杨开拓平日管的公路或桥梁建设项目，动辄造价几个亿；五十万元的工程，等于牛身上一根毫毛；于是把这根牛毛，交给一个本家侄子的工程队承包。三里长的柏油小路，一个月就修成了，看着也光鲜亮丽；但三个月后，路面东鼓一疙瘩，西塌一个坑；一下雨，汽车一碾，坑连坑，洼连洼，还不如原来的土路；让杨开拓招了不少骂。杨开拓问这侄子的爹也就是他的堂哥，侄子修路花了多少钱。堂哥理直气壮地答：

“二十万。”

五十万的工程，他们只花了二十万，留下三十万装进他们的腰包。杨开拓不佩服别的，就佩服他们胆大。谁最想贪污腐败？就是他们。这几年中央反腐倡廉，抓进去不少人，成了杨开拓拒绝亲戚朋友的理由，谁再给他要工程，他说：“你们也想让我进去吗？”名正言顺，就把事情给推了。虽然工程的事能推，但这些亲戚朋友，还有其他许多啰唆的事要办，杨开拓能不与他们接触，就不接触。

但今天外甥的婚礼，杨开拓却参加了。因为这个外甥不同别人，他是杨开拓大姐的儿子；杨开拓的大姐，又不同于别人，杨开拓从小是拉着大姐的衣襟长大的；没有杨开拓的大姐，就没有今天的杨开拓。杨开拓一岁时，当地流行脑膜炎，杨开拓也被传染上了，发高烧说胡话；三天之后，奄奄一息。那时国家还没实行计划生育，家里孩子都多，杨开拓姐弟七人，多一个或少一个，没人在意；杨开拓他妈又脾气暴躁，杨开拓还没断气，他妈就把他扔到草屋里，让他自生自灭。杨开拓的大姐那年九岁，每天三次，跑到草屋来看杨开拓，给他喂水。三天之后，杨开拓又缓了过来。如果当时大姐不给他喂水，杨开拓发着高烧，渴也渴死了。杨开拓自幼身体弱，在学校总受别的孩子欺负。受了欺负不会别的，就会哭。每次也是大姐出头，替他出气。现在大姐的儿子结婚，杨开拓决定破例参加，给大姐出头，撑撑场面。因为杨开拓是县里一位局长，他一到场，婚礼的规格，马上显得高了许多。婚礼过后，摆席吃饭。十几桌宴席，就摆在姐姐家的院子里。因为杨开拓身份最高，理所当然地坐到了主桌；主桌上，又坐在主位。主桌上

除了杨开拓，还有来送新娘子的娘家人，几位叔叔大爷和哥哥弟弟；陪娘家人吃饭的，除了杨开拓，还有村里两位头面人物：本村的村长和会计；杨开拓有个姨家表弟，家是邻县的，邻县善搞劳务输出——所谓劳务输出，就是把一帮农民带到非洲盖房子修铁路，这个表弟在博茨瓦纳建筑工地上当焊工，现在回来休假，人晒得跟非洲人似的，因是从国外回来的，也坐了主桌。新娘子的娘家人都是乡下人，由于桌上有杨开拓，他们都显得拘束，眼睛盯着地，也不说话。表弟虽从国外归来，也不善言辞，盯着院子里的新房，在念门框上新贴的对联。这个村的村长是场面人，看着冷场，有些着急：

“杨局长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不能就这么绷着呀；不然客人回去，会说咱这边没人呀。”

村里的会计也忙帮腔：

“就是，咋着也得吃好喝好，不然丢的就不是咱村的人，是杨局长的人。”

为了替姐姐家撑场面，杨开拓提起精神：

“就是，今天不喝翻几个，谁也别想走出这院子。”

大家笑了，气氛也活跃了。娘家人中一个老汉说：

“杨局长，你天天经历的是大场面，俺们都是乡下人，没量啊。”

杨开拓：

“老人家，你要这么说，就是有量。喝酒跟干工作一样，有底气的人，才敢说己不行。”